

根植于本心的文化符号

“喜迎二十大 丹青绘振兴——2022广西农民画大展”评述

□ 闫国庆

随着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实施,一大批反映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农民画作品如潮水般涌现,从这次2022广西农民画大展上来看,“新”体现得淋漓尽致,区别于以往的农民画,新时代农民画形式感更强,表达方式更丰富,寓意表达更强烈,也更贴近当代视觉经验和审美感受。广西农民画自然、逼真,来自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习俗的直接再现,比如在广西部分地区,人们傍水而居,倚山而作,以躬耕渔牧为生,他们所追求的艺术是朴素的发自内心的表达,出于心之所向,发乎内在的冲动,依兴趣喜好,无为而画,乃情动于中而形于图,嗟叹之、咏歌之,甚或只是想象之、抒写之、记叙之。如李柏霖的《瑞虎贺丰年》、高国锦的《壮乡古镇三月三》、周田生的《笙歌满天》、张同刚的《欢天喜地庆丰收》、彭永培的《苗家服饰美又多》、宾明强的《铜鼓声声歌盛世》、吴健纯的《民俗风情月月演》等众多作品均能很好地呈现广西各族人民的耕种养殖、风俗习惯、节日庆典、宗教活动等风貌,其中李柏霖、高国锦、周田生

的作品荣获本次广西农民画大展一等奖。这次农民画大展的举办,映射出“道法自然”的老庄之言,将自然界中的形象特征进行概括和提炼,使意象脱离物象的实在性,由此上升到一种精神性的抽象把握。

画家们取材于生活习惯与劳动现场,且与广西人民活泼喜悦、勤劳乐观的精神相辉映。广西人民背山靠水,下河打鱼、嬉戏也成了日常所为,“水”乃上善之属,“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广西人民缘水而居,以水为乐,在画作中同样表达出对水的特殊情感,其中潘国际的《鱼肥鸭壮满池塘》、蓝冬洁的《家住左江边》、禹志远的《桂岭振兴迎新象》、梁善国的《高山鱼稻》等等作品,围绕着“水”所传达出的情爱、生活、劳作、习俗等,构成了广西人民的风物、风俗、风情与风气。广西农民画是时代的产物,是在表现新时代面貌的同时回归自然、绝少匠气的画作,接续的是传统,是历史沉淀而成的内在品质,这个是自然在与人

农民画的内在质地。

除此之外,随着技艺与形式上的推进,主题关注和创作视野也在不断开阔。有的关注喜迎二十大,如王天昌的作品《奏响乡村振兴之乐章》,魏军的组画作品《奋斗新时代·欢乐乡村情》等。有的关注乡村振兴,如农卫锋的《乡村振兴百姓福》,杨美云的《稻丰鱼香助振兴》,王昌伦、冯敏菲《精准扶贫硕果累累》等作品。有关关注直播带货,如梁茵茵、杨远聪的《扶贫直播振乡村》,黄菊新的《脱贫攻坚助力农直播》,吴怡悦的《同乡直播带货》,何丹丹的《直播助农 振兴家乡》和毛馨宇的《直播带货致富忙》等作品均表现助力乡村振兴,体现出浓郁的新时代特色。还有的聚焦绿水青山、新村新路、生态兴农、科技农业等美丽乡村变化,如余统善的《生态家园》,余春良的《今日新村》,余永红的《农村体育》等作品。即便是反映传统节庆、民俗活动的农民画作品,也出现了不少新变化。展示新生活、新风貌、新表达的作品越来越具有前瞻性和学术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既指示着本次广西

农民画大展的艺术品质,同时也是艺术表现上不可动摇的精神之本。

广西农民画画家根植于乡村生活、地域风貌、民族风情,作品内容丰富,手法独特,区别于其他地区农民画的表达,在中国农民画领域独树一帜。画家们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将民族文化、个人情感、意象表达、绘画技法等与其他外界的优秀文化进行融合,展示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品质。凭其唯美稚拙的绘画语言、洗练夸张的表现形式、缤纷鲜艳的色彩涂抹、丰富大胆想象力以及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来展示广西农民画这张文化名片,使之成为广西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形成了广西农民画的人文审美和文化符号的表现。而这个文化符号不仅仅是广西的文化符号和地域符号,更是一种特有的中国符号,是中国的文化形象,也是世界的文化体现。

(作者简介:闫国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广西美术家协会会员、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张家口画院特聘画家。现供职于广西文联《美术界》编辑部。)



▲一等奖作品《瑞虎贺丰年》。
(作者 李柏霖)



▲一等奖作品《壮乡古镇三月三》。
(作者 高国锦)



▲一等奖作品《笙歌满天》。
(作者 周田生)

生命体验与内心集语

《黄土路诗选》阅读札记

□ 韦东柳(壮族)

壮族诗人黄土路的新诗集《黄土路诗选》共收录93首诗歌,按写作时间进行编排,始于1990年春天至2021年夏天。诗人以“万物皆备于我”的自由化诗性思维写诗。一朵白云,一颗星星,一片雪花,一株小草,一张白纸,滚落的石头,路过的村庄,亲朋好友或擦身而过陌生人,每个笔下意象都有触动神经的切肤之感。每一个字,每一组词,每一句诗都经五官核实。诗人听从身体的号令,强调身体的体验和反应。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怎样关上伤口?》,整首诗围绕身体的感受展开。“从小至今/有什么穿过你的身体,没有停息?/时间/有什么东西不断离开你/指甲,头发/还有一个小胃/被新的胃替代/皮肤,也像被换过的桌布/但撕开时,有一种粘连的痛/脊柱上的死亡之吻呢?那种被厄运撞击的疼痛像深渊/让你掉下去/以为自己再也不会爬上来。”从身体的感受出发,在无限时间和空间里不断向下挖掘或向上飞行,在文字中思考生命的真切。“通过青草埋没的小路/我的灵魂/跟上了谁的脚步/它跨过我的身体/穿过这片树林/追上风。”(《秋日》)诗人并不满足单向接收信息,身体所感知最细微的细节都会引起想象与思考,丰富诗的内涵。敏感的身体是诗人和世界相连的媒介,亦是诗人回应世界的方式。如诗人在序言中所说“人的一生是有限的,时间就是最好的序列,所有的文字不过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建构他的生命。”

诗歌体式的精悍,是诗人日常感受和思维的汇集,是自传式的书写记录,就像是尚未清理出一个空间或安排好适于蜷伏在洞中处于半睡状态的野兽的住处。黄土路在大学教授写作,日常教学亦是

他写诗的重要途径。《机器人十一章》是假期诗歌打卡的作品。《炼丹》是文学采风活动中拾得的诗歌。

难得的是,诗歌中并没有遵循现代诗歌所谓的常规或惯例,诗人摆脱文学创作的常规或社会政治空间,诗歌成为一种允许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空间,诗人可以讲述他想要讲或能够讲的一切,诗人常在讲述一切的经验中思考生活。《城市的早晨》关注现代都市,关注城市中的生命。“先是一阵小鸟的鸣叫/细碎细碎的/然后其他小鸟也被唤醒了/不过还没等它们的声音连成一片/一阵汽车的声音早已碾碎了它们。”这几行诗的意象代表了诗人对生活的独特感知,是诗人对万物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思和探索。“学一棵植物,在山谷散发着芳香/随白云漫游,晚上下一阵雨回家/在秋天,像一颗葡萄深爱另一颗葡萄/牵一只狗行走,突然间想不起自己要去哪里。”(《我未来的生活——致廖克文兄》)诗人在创作欲望驱使下,处于一种既暧昧又不由自主、既无能为力又独裁主义的状态下发生的情景。当诗出现,自我陶醉的记录,是内心的集语。

作家常会深谙文学经验效仿重复的危机中,诗人黄土路置于世界本身,以磊落的态度直面人生,以独特的方式往返于现实与诗歌之间,那些发生在太阳之下的旧事,既被真实地、完整地保留,又淬炼出日常生活状态下背后的多重声音,文字下隐匿

的声音指向的意向是多重的、微妙的、分层次的,这能够引起读者一种微妙而强烈的快乐,这种快乐能够脱离诗歌文本持续产生,释放出精神洞开的伟力。“手臂紧张时/放在你一直提着的/无形之物/把它们像一节木棍那样/放在桌上。”(《表演课》)诗歌语言超越其自身,表示与本身不同的东西,产生似是而非的效果。文本空间中,诗歌的内容存在着某种哲学命题。

诗歌隐喻是建立在两个不同事物的联结上,如星星与眼睛,女人与花朵,时间与河流等。全世界诗人都面临一个共同的挑战——如何突破雷同且制式的、一成不变的隐喻?“我希望化为黑夜,这样我才能用数千只眼睛看着你入睡。”柏拉图最悠久的隐喻,将星星比作眼睛,是情人渴望多个角度注视挚爱的人,可感受到温柔的爱意,及文字背后的温柔。面对古老的隐喻,黄土路有独特的视角。“想成为一颗星星/在漆黑的夜里突然发光/穿过十万光年的距离/抵达一个人的眼睛/在她的眼睛里/死去。”(《去往天空》)同样是对爱人的眷恋,诗中带有层次别的别样美感。星星意象的穿梭带有一种动态的、物理层次意义上的空间转变感受。从黑暗转变为光亮再到空间转变。诗篇既有亲切的质感,又弥漫出神圣的诗意,精炼文字下是诗人沉潜与超越的结果。

《黄土路诗选》以一种自我体验的方式,世间万物信手拈来皆入诗,展现出才气机智、信步所至的风格。诗歌没有大放厥词的妄加教诲,却充满深刻的个人反省,语言的流畅、幽默以及偶尔的停顿,给读者不拘于形式的感觉,获得诗意的体验。

(作者简介:韦东柳,90后,女,广西东兰人,南楼丹霞文学社社员,西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